

十字路口的日本 ·

吴学文 主编



时事出版社

十字路口的日本

吴学文 主编

时事出版社

十字路口的日本

吴学文主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625 字数: 203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009-028-0/D·14

定价: 2.60元

本书撰写人（按章次排列）

- 吴学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顾问、研究员
俞宜国 中国新华社主任编辑
张 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
硕士
柳伟雄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亚室研究人员、
法学硕士
赵晓春 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法学硕
士
任国明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亚室研究人员、
法学硕士

全书由吴学文研究员负责主持编写和审定

前 言

近三十几年里，我曾广泛地接触日本各界人士，感受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种思想引人注意：一是对战前的历史有深刻反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愿与亚洲国家共同发展和友好相处；一是对战前的历史缺乏反省，思想深处仍在固执“大和民族的优越感”，高傲自大，以亚洲之指导者自居。今天，这两种思想并存于日本社会思潮之中；明天，哪一种思想会占上风以致影响日本的前程？值得注视。

在同东南亚一些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中，我发现：他们对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给予高度评价，期待得到日本的经济合作；但又对战前的惨痛遭遇记忆犹新，怕再度陷于日本统治之下。今天，他们对日本是期待与警惕并存，期待多于警惕；明天，这种并存是否会方位倒置，警惕多于期待呢？也值得注视。

近来人们很注意日美关系。日本经济是在美国支持下得到发展，反过来又在某些领域开始超过美国，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今天，日美关系是共同利益与经济摩擦并存，共同之处多于摩擦之处；明天，这种并存是否也会方位倒置，摩擦之处多于共同之处呢？人们在注意观察。

凡此种种并存关系，将由于矛盾的主导方面的移位而转变。人类对这种转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使它向有利于日本、

亚洲、世界的方向运转。“日本处于十字路口”的概念,正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如果它能成为人们探讨的问题,我们不胜荣幸。

吴学文

1988年1月

序

这个命题提得好，这本书的出版也正是时候。内容很值得一读。

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日本，今后在国际上的走向如何，是整个国际战略形势中很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日本今后的走向，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的经济的发展，显然将有两种可能。书中对此作了相当详尽的、历史的、科学的具体分析。集中起来，就鲜明地、警醒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题目：“十字路口”。

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从当前日本国内的情形来看，健康的，即有利于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思潮和力量还是主流，是主导的，特别在日本人民群众中是如此；但是不健康的倾向、思潮和力量也的确有令人瞩目的滋长和发展。这种情况，不仅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的关注，就是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大洋洲等许多国家乃至苏联和美国等也莫不加以密切观察和注意，并且已经有了不少各种各样的评论。随便举一两个例子，如南朝鲜一家报纸今年5月1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要警惕日本》的社论，它说：“日本的经济力量……必将使它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从表面上看，日本并没有大幅度增加陆军和武器，但它以确保依靠尖端技术的核心

战斗力量和军事技术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和巧妙地取得军事大国的效果。日本作为政治大国已经不能节制行使实力了。80年代以来发生的奥野狂语、藤尾狂言、文部省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事件、总理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都是随着经济增长为恢复1945年以前的大东亚共荣圈和亚洲殖民地政策而进行的内部准备。”另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今年2月25日的一篇文章说：“几乎半个世纪以来，一个基本的谬误统治了美国两个主要政党的外交政策概念。这个谬误的见解是，对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威胁来自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即苏联。证明其为谬误的证据很明显：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最大的威胁来自另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即日本。”就日本本身来说，“奥野狂言”等等不必说了，舆论界也还颇有些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的文章，例如《产经新闻》今年大年初一就有一组社论性的评论文章，大谈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今后的作用和责任将进一步“加重”、“加大”，“世界上将由某一个国家取代美国而负起牵引世界经济的责任。在这个新的主角亮相之前，世界经济将继续发生混乱。所谓新的主角，……眼下在世界上靠得住的就将只有日本了”。诸如此类。

我想应该特别提到的，就是本书作者在提出“十字路口的日本”这样一个供“人们探讨”的重要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或意思：一个就是，决定日本今后走向的因素并不仅仅就是日本当局，其他许多有关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日本人民都将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和力量。另一个就是，深切地寄希望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将能真正走向一个健康的道路，既造福于日本人民，也有利于南北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地区和平，有利于共同的经济繁荣和发

展。

主编人吴学文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是中日友好关系的积极推动者，促进派。他的研究工作远非限于书斋，而主要是他几十年的丰富的活动实践。在日本朝野各方面，他都有不少老友新知。这本书，是在他主持下，他和俞宜国同志以及其他几位很有希望的新秀极有价值的共同劳动的产品。学文是我几十年的老同志、老同事，要我写序，只能从命，且乐为之。

陈忠经

1988年6月



吴学文，1923年生
于黑龙江省呼兰县。日
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编
辑、记者、驻东京特派
记者、新华社国际部编
委。现任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所顾问、教授
研究员。研究日本问题
三十几年，1954年以来，
去日本访问、考察、讲
学二十几次。曾在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世界
知识》、《瞭望》等国
内报刊上，发表二百多
篇有关日本问题的报
道、文章和评论，其中
有些为香港、日本、泰
国的报刊转载。著有
《东瀛展望》，论述日本
近十年的政治、经济、
外交、军事、社会等问
题。

5-13

目 录

第一章	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	(1)
一、	第一个十字路口上的错误选择	(1)
二、	经济大国的新战略	(4)
三、	走向政治大国的外交	(23)
四、	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44)
第二章	历史的变迁	(50)
一、	从锁国到开国	(51)
二、	从富国强兵走向侵略	(57)
三、	依靠美国重建国家	(63)
四、	经济上的战争烙印	(76)
五、	“总决算”的核心是突破“禁区”	(86)
第三章	日本经济的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	(96)
一、	日本经济的新发展阶段	(97)
二、	新的战略选择时期	(125)
第四章	日本的战略方向及对外政策	(154)
一、	日本的国际环境	(155)
二、	日本的国内因素	(163)

三、日本未来的战略方向及运用手段·····	(169)
四、日本对外政策指导思想及其 战后外交特性·····	(178)
五、日本未来对外政策的核心与重点·····	(186)
第五章 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及发展趋势·····	(217)
一、防卫政策调整的背景·····	(217)
二、防卫政策调整的内容·····	(227)
三、防卫政策的发展趋势·····	(238)
第六章 转折期的日美经济关系·····	(248)
一、转折的预示·····	(250)
二、日美经济摩擦的演变及其性质变化·····	(258)
三、日美协调、合作的设想·····	(271)
四、日美经济关系的展望·····	(281)

第一章

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

一、第一个十字路口上的错误选择

到70年代后半叶，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大国。进入80年代，开始从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几个方面一齐向政治大国迈进。

今日之国际社会，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程度已大大加强，它们之间的距离不仅仅是迅速缩小，而是几乎在紧紧地接触着。谁的身上散发香味，都会给周围国家以芬芳；谁的身上长出一根刺，也会与周围国家产生摩擦或刺痛对方。因此，政治大国的含义，早已超过一国的范围，政治大国的走向给国际社会的影响，不是良性的就是恶性的。

从目前日本拥有的经济实力与其所处的国际环境看，有条件亦有机会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可以产生良性影响；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实力的迅猛增长，使它几乎同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发生了经济摩擦，并已逐渐成为政治摩擦，可能产生恶性影响。日本正处于十字路口。鉴于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

及全世界人民，不能不对日本的走向予以极大的关心，期待日本向既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亚洲和世界的方向前进而不是相反。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曾经处于它历史上的第一个十字路口，那就是1882年的出兵朝鲜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这两次军事行动，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是亚洲的新兴资产阶级国家对长期压迫亚洲的欧洲列强的挑战，在客观上本来可以成为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抗击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开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在1905年一月发表的《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称日本打败帝俄是：“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予落后反动的欧洲以无法补救的打击。”然而，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日本却步入歧途。它从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出发，只求本国的工业化和建成强国，而不愿亚洲的其他国家实现工业化，成为强国。不仅为此，它却以抑止亚洲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来实现自己的工业化，把自己的强国地位建立在亚洲其他国家的弱国基础上。最近，日本鹿儿岛西乡南洲显彰馆给西乡隆盛在朝鲜问题上的公正评价，是说明日本当年处于十字路口的最好事例。显彰馆的历史资料表明，明治维新之后不久，当时的朝鲜国政府对日本新政府的外交不理解、不接受，对旅居朝鲜的日本人歧视和压迫。因此，日本当局出现了“征韩论”。但，西乡反对征韩；主张派全权大使赴韩会谈，作到仁至义尽，力求和平解决，并自愿率使团亲自去朝鲜。西乡为亚洲的未来，赤胆忠心，产生了良好影响。1873年8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终于采纳了西乡的意见，决定派遣大使赴韩谈判，即采纳了“遣韩论”而否决了“征韩论”。可是，西乡的主张却遭到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

仓具视等“征韩论”派的反对，两派斗争激烈。10月里，大政大臣三条实美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病倒，右大臣岩仓取代三条，执掌朝政。他上奏天皇，要求停止向韩国派遣谈判大使，并于10月24日得到天皇之裁可。西乡等“遣韩论”派为抗议岩仓等人肆意修改内阁的既定方针，愤然辞职。从此，新政府便以岩仓、木户、大久保等人为中心，展开了对韩攻势，从出兵直至吞并朝鲜，疯狂地推行大陆政策，以至后来发生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中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西乡提出的“遣韩论”的战略思想。（一）在“征”、“遣”两派的激烈斗争中，西乡于1873年10月15日向大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一份报告，强烈主张与韩国举行和平谈判，为贯彻善邻友好的外交方针，应极力避免刀兵相见；（二）西乡辞去政府职务后，又于1874年1月9日发表一份报告书，认为日本应以应付俄国对远东之侵略为重要战略，因为俄国有意侵略北海道，为了防御，应与朝鲜结成同盟；（三）1873年秋，日韩关系恶化，日本派军舰去朝鲜，酿成“江华岛事件”，西乡立即表示反对，他在致友人信中说：“为此而行使武力，余甚为疑惑不解。此乃不走外交之正道，惧强国而欺弱国，玩弄策略。”这三个文件可以充分说明，西乡反对以武力征服朝鲜，力主和平解决纠纷，与韩国结成同盟，一道应付帝国主义之侵略。

在过去的日本历史和教科书中，一直把西乡隆盛写成是“征韩论”的代表人物。鹿儿岛的西乡南洲显彰馆在100多年之后以无可争辩的史实为西乡“平反”，这当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但更重要的是，这次“平反”给人以启示：日本政府当年如果采纳了西乡的“遣韩论”，同亚洲国家联合

起来共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果在日俄战争中不是以战胜者身份取代了帝俄在辽东半岛的地位，而是作为一个新兴的先进国家同中国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给予落后反动的欧洲以无法补救的打击”，日本可能就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亚洲历史可能是另外一种面貌。在对朝鲜的关系上，“遣”与“征”一字之差，决定了当时处于十字路口上的日本的选择。过去的史实，虽然不能重新安排，但正确的认识与总结，可以为今后处理国际关系、决定国家目标提供智慧与明晰。今天，当日本又一次处于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时，对于它120年前的经纬作一客观考察，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国际社会，也许不算是浪费笔墨。

二、经济大国的新战略

第一，已经建成经济大国的日本，近几年的国际地位又有新变化。

（一）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NP），由于日元迅速升值，1986年又有新的增长。日元对美元的汇价，1971年为360日元比1美元，1986年已大幅度地增至168日元比1美元。依此计算，1987年的日本GNP已达19600亿美元，相当于1980年的两倍。其结果，日本在世界GNP中所占比重已达12%，提前14年达到了原计划在2000年实现的目标。

（二）日本已成为国际上经常收支盈余最大的国家。由于贸易出超不断大量增加，其经常收支已由1985年的550亿美元猛增至1986年的860亿美元，约占GNP的4.4%，大大超过了1947年美国制订欧洲马歇尔计划时期的3.8%水平。

(三)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直接投资到2000年增至3000亿美元，即为1984年美国直接投资的1.3倍。

(四)日本已成为最大的债权国。1985年日本的对外纯资产为1298亿美元，1987年末达到2898亿美元，估计1990年可能达到4473亿美元，而美国已于1985年沦为债务国。

这些数据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已消失，而日本则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追赶上来。其结果，日、美在GNP上的差距也有明显的变化。1950年，日本的GNP仅为美国的3.8%，到了1970年，日本的GNP已为美国的20%，1980年追到了39.5%，1985年则追到50%。如果以人均GNP计算，1986年已超过美国。

再从金融实力看，不要等到本世纪末，现在日本已经超过美国。^①

(一)日、美银行在全世界的地位，有显著变化。按银行存款额大小排列，在全世界头500家商业和储蓄银行中，1985年美国有110家，日本比美国少14家。1986年美国减少了8家，日本却增加了12家，达108家，比美国多6家，占500家的1/5强。在头25家银行中，1966年美国有10家，1986年只剩下花旗银行一家，居第17位，而美洲银行则从长期占居的第一位降至第29位。与此相反，日本则从1966年的4家猛增至1986年的16家，占头25家总数的2/5。在头10家银行中，1985年美国还有一家花旗银行，居第8位，前7名都是日本银行。到了1986年，美国的银行已经全部被挤出10名以外，日本继

^① 据《美国银行家报》1987年7月30日和31日发表的统计资料。